

畲族医药民俗述论^{*}

邱国珍¹ 赖施虬²

(1. 温州师范学院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 浙江温州 325000; 2. 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 医药民俗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畲族, 有其独特的医药民俗。福建、浙江两省的畲族又有其别具一格的医药民俗。

〔关键词〕 畲族; 医药民俗; 述论

〔中图分类号〕 K892.3“2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03)06-0056-05

一、畲族及其疾病观

畲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现有70多万人口, 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湖南、贵州七省。其中福建、浙江两省的畲族人口, 占畲族总人口的90%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畲族聚居区多山高岭峻, 环境恶劣。历史上畲族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高于汉族地区。天花、霍乱、流脑流行, 疟疾、麻疹、疥疮、血吸虫病肆虐。民谣有“八月稻子黄, 摆子(疟疾)鬼上床, 十有九人病, 无人送药汤”, 说的正是当年畲乡疟疾流行的可怕情景。以福建省为例, 民国23年(1934)宁德县南岗畲族村发生瘟疫, 83户人家在一个月内存死40多人, 直到村里连抬尸埋葬的劳动力都找不到。民国25年(1936)福鼎县浮柳畲族村蓝厝里流行天花病, 33户人家死亡18人。民国29年(1940), 福鼎县华阳畲族村痢疾流行, 64户人家, 4天内死亡6人; 不几天, 霍乱再起, 又死6人。^[1]在缺医少药的年代, 畲族“有病殁, 则焚其庐而徙居焉”。^[2]

在“焚庐徙居”的同时, 畲族人民为了生存繁衍,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 形成了独特的疾

病观, 创造出一整套颇有民族特色的医疗方法, 形成别具一格的畲族医药学体系和医药民俗。

旧时, 闽东畲族认为: 人的疾病分“本身病”和“鬼病”两种。本身病需要医药治疗; 而鬼病只能靠法师用跳神的方法治疗。较为普遍的看法是, 患病都是因鬼神缠身所致。浙江省武义县柳城山区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谚语: “一头锣鼓一头药, 两头总有一头着。”此语形象地表明了当地畲族山民对于疾病的两种态度和处理方法。“一头锣鼓”, 是指当地的乡俗, 患病要请师公作法赶鬼以祈安康; “一头药”, 是指治病的药也要吃。调查情况表明, 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族, 1949年前请巫师的现象非常普遍, 很少有人生病请医生诊治, 即使服药, 有的还要与施行巫术同时进行。既迷巫师作法, 也相信药物疗效, 这是畲族民间对待疾病的双重心态。

对于疾病的认识, 导致畲族对疾病处理的方式、方法, 继而形成畲族医药民俗。本文拟以福建、浙江两省的畲族为例, 对其医药习俗作一探讨与描述。

二、畲医及其治疗方法

畲族医生俗称“畲医”。畲医大都为草医,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畲族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研究》(01HZW044)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03-03-14

〔作者简介〕 邱国珍(1954—), 女, 江西波阳人, 温州师范学院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赖施虬(1954—), 男, 江西景德镇人, 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

也称青草医、草药医，是一支遍布畲乡、深入农户的民间医疗队伍。畲医具有特殊的传艺方式，他们大多系祖传，单线传艺，且传男不传女，但可传媳妇；不收外姓徒。畲医寓医于农，亦农亦医。以闽东为例，民国时期，该地区有畲族草医15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少数畲医被吸收到卫生院（所）工作外，大多数仍散处民间行医。畲医诊断病情以望诊和问诊为主，因受中医诊断方法的影响，也重视切脉和运用四诊八纲进行辩证治病。在疾病分类、命名和治疗等方面，都富有民族特色。

畲医把疾病分为寒、风、气、血症和杂症五大类，每大类又根据症状分为72种。如寒症72种中，有冲水寒、三日寒、七日寒、百日寒、里寒、风寒、漏底寒、铁板寒、假热真寒等。风症分为内风和外风。内风有蛇惊风、老鸦风、鲫鱼风、痛惊风、夜啼风等多种；外风也叫出云（类似麻疹），如红云、米云、钱云、雷云、猪母云等。福安康厝畲族乡老虎坑畲医钟玉履擅治小儿风症，列举小儿风症72种。气症也分为若干种，如拗气、脚气等等。血症主要指妇女出血性疾病，如崩血、漏血、闭经、月经不调等，经带胎产之类，也有吐血、呕血、便血等其他出血性疾病。畲医内科主要是指上述寒症、风症、气症和血症。杂症是指除上述四症外的眼疾、耳疾、骨折、外伤疮疡、蛇蝎咬伤等疾病。

畲医认为，人有36骨节，72筋脉，12条血路，28脉，全身有12处气血调和往来之处，按照12时辰（或6时）与24节气（4季）的变化，周而复始地进行循环。12时辰与四季气血调和往来处都不一样，倘若某一气血调和往来处受伤，就会造成血脉不畅，甚至不通，不仅在局部出现疼痛，还可以引起全身变化，重者不治而亡。因而畲族对12时辰（6时）与季节十分重视，把许多病都称为“六时病”。

畲族民间对“伤”特别重视，无论身体哪个部位碰撞或疼痛，都说是“伤”，甚至连关节炎也认为是“风伤”。畲医认为，受伤后就应及时治疗，若医治延误或失当，加上受到风湿寒邪的袭击，还会转化为风伤。

此外，畲医把中暑、感冒以及周身不适等都称为“发痧”。“痧症”又分为寒痧、迷痧、黑痧、绞肠痧若干种。

畲医的外科与现代医学的外科涵义不同，仅指疔、疖、痈、疮、疱疹，蛇、蝎、蜈蚣等咬伤及刀枪利器等损伤。总之，是人体表皮上的疾病。

畲医为疾病命名，多根据症状而定。少数病名与中医相似，但内涵不同。如福建省福安县溪尾乡怕岭村畲医钟成瑞介绍喉科疾患有：走马喉痛、靠壁喉痛、虚火乳蛾、望里莲花、日出日落、金州悬梁、双蛇出洞、垂后、单胀垂后等9种。

畲医大都使用祖传中草药秘方治疗疾病。他们各专一科，各有特点。在治疗方法上，内科、妇科、儿科、喉科等以中草药单验方为主，辅以针灸；外科采用内服清凉解毒草药与外敷相结合，少数仅用外敷治疗。

畲医治病，常用单方、土方。如福安畲医用白颈蚯蚓去内脏烘干研磨成粉末调醋外涂治丹毒；霞浦畲医用活蟾蜍一只、百草霜一克捣烂调鸡蛋清敷患处治疗唇疾；福鼎畲医以红跳墙鱼（石磷）熬油调米饭食用治疗小儿积积；以钉螺壳烧灰研末调油外治疔肿；宁德南山畲医用“过路蜈蚣”、“石不劲”、“龙尾草”等草药治寒病。

畲医治病有一些特殊疗法。如治疗痧症，用的是抓痧、刮痧、捏痧、挑痧等疗法，把“邪”放出去，这种疗法也叫“放气”。

畲医也用针刺疗法，但与中医的针灸不尽相同，注重部位而不讲究穴位，多用三棱针。医者斜握银针，中指挟着针尖，露出半米粒长，在一定部位上挑针。分为轻挑与重挑两种。轻挑只是在表皮上用针，以不出血为度；重挑在表皮上挑出血丝，有的挑后还要挤血。此外，畲医还用按摩、拔火罐、气功等方法治疗疾病。

畲族治伤，强调时辰（12时辰或6时）与季节，同一部位受伤的时间与季节不同，治法也不同。畲医治外伤，一般不轻易让患者服伤药，而用鲜草药贴敷。对于重伤者，畲医另备药酒配合治疗。畲医接骨，除服药外，还用蒸糯米捣青草药外敷，并加竹蔑或树皮固定。

畲医还讲究食物疗法。畲族食物疗法既有用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也有用于治疗急慢性疾病的，使用面广，涉及内、儿、外、妇、眼、五官、肛肠、骨伤等诸科疾患，且普及率极高，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应用。平时食用

家禽家畜配用中草药，逢年过节炖鸡煮鸭也加入中草药，故在畲乡有“九药不如一补”的说法。“一补”即食补。畲族食物疗法首先强调以脏补脏，认为禽畜的内脏或肌肉与人体相应的内脏或组织有特殊的补益关系，所以治疗四肢关节病痛的药物多配用猪蹄，治头风病的药物配用猪或羊脑，治疗胃脘痛的药物则加猪肚。

畲医用药讲究新鲜，超过百日不用，有的以一年为期。畲医用的草药，大多是随用随采的原生药；少数畲医则利用园边屋角种植一些常用或难以采到的草药。为了备用，他们也按季节采集，经粗加工后储存，有的还将草药烧灰存放或蜜炙备用。草药多以畲族语命名，与当地汉族群众称呼草药的俗名不同，更与中草药的学名不同，甚至各地畲医叫法也不一样。中草药多用全草，也有只用叶、茎、花、果、根、皮某一部分的。常用草本植物，也用木本、藤本、蕨类、菌类等，少用海产品入药，却采用溪流、山谷或田间的小动物入药。

畲医用中草药剂量都比较大，绝大多数用水煎服，按病情酌加配料，如寒症加生姜、红糖；热症加白糖、冰糖；跌打损伤加黄酒，特殊病例还加童尿；虚症加猪蹄、夹心肉（猪腿瘦肉）等。也有少数畲医将中草药制成丸散丹膏。掌握单秘验方的畲医，所用中草药皆自己采集，加工后交给病者，以防技术外传。^[3]

三、“师公”及其“作法”

畲族的巫师称“师公”，有的地方则称“神童”、“法师”。师公多为业余性质，即平时参加劳动，有人患病并前来邀请时才上门“作法”。师公的穿戴及所用法器与汉族的道士相似。

畲族师公作法，主要有“问神”、“问凳”、“放天吊”、“渡关”、“炼火”、“请山无常”、“请五通”、“正落马”等。这些作法，形式多样。或卜卦，或喊魂，或祀鬼神，目的都是为病人禳灾祛病。

问神和问凳 这是浙江畲乡求神问卜的两种形式。旧时，每当家中有人患病，人们就认为是鬼怪作祟，往往要请神童“问神”或请法师“问凳”。

问神亦称“神童圆梦”。所谓“神童”，是自称得过神佛教授的男子，类似汉族的“神汉”。

问神时，神童横坐在香案前，让人用烧纸点火在他头顶绕烤，片刻即作入睡状，表示神已附体。这时他发出模糊的、梦呓般的声音，表示是神附体后所说的话，祈求者即可求祷相问。神童有问必答，点明“病因”，告诉处理方法等。神童所称附体的神，均为畲族民间崇拜的神祇，如陈奶娘（陈十四夫人）、法青（陈夫人的兄弟）、马元帅、马氏夫人、插花娘（畲族姑娘死后成的神祇。凡是她来附体“上岗”，都以畲族山歌作答）。“神童圆梦”费用较低，一般每圆一次梦，病家付一升米即可。

“问凳”又称“板凳卦”，所用的器具是一条约4尺长的木板凳，板凳的背面凿一个约1寸深1寸半直径的圆洞，支撑在一个三只脚、约半人高的木架上。卜卦时，主家在中堂设香案，香案上摆米1斤，上插3支燃香，置茶酒和三牲供品。由法师请来“师爷神”或“马仙师”，然后法师和问卜人上凳，坐在板凳的两端背靠背问卦。

板凳卦的器具，曾一度盛行于畲乡，大多数畲村都有此物。器具由法师保管，卜卦时把器具带到主家。卜卦者有的不收取财物；有的稍取卦酬：每卜卦一次，收香米一升。

放天吊 “放天吊”是畲族师公一项较有代表性的招魂仪式。所谓“天吊”，是指少儿惊厥症，这是浙江宣平地方常见的一种儿科疾病。发病时，患儿四肢痉挛，眼球上翻，一时知觉丧失，呼吸浅而不匀。畲民谓此症为“天吊”，意思是说患者的灵魂被天上的“天吊鬼”吊走了。每遇此病发作时，就请师公前来举行放天吊这种古老的招魂仪式。

放天吊时，脱下病儿贴身内衣，用其包起铜尺、剪刀、镜等物件。由患者祖母或其他年长女子，取头绳一根，将包裹物捆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竖立在天井当中。又在竹竿下放一盆清水，谓之“请上界”；另在病家堂屋天井沿设神坛香案，上供三牲祭品，三碗白米外加一双鸡蛋及一壶糯米水酒。竹竿旁搭一竹梯，俗称“通天梯”。一切准备就绪后，身穿青色圆领长衫的师公吹响“龙角（一种锡制或水牛角制成的号角），开始招魂仪式。畲俗认为，野鬼害怕龙角号，所以这阵龙角号被称为“赶煞”。龙角号声响过，师公便手持一根留有几片竹叶的小竹枝，开始吟诵赶鬼

招魂的经文。经文毕，师公登梯用玟杯求“胜”问魂。所谓求胜，就是用一对铜质小玟杯进行占卜。玟杯、龙角、令刀是畲族师公常用的法器。畲俗忌阴阳而好中，把玟杯落地的三种可能分为三“玟”。杯口一致朝上为“阳”，杯口一致向下为“阴”，一上一下者为“胜”。求得“胜玟”者即言魂兮已归。

最后，师公将系于竹竿顶部的衣物取下托在胸前，口念安魂经文举衣于香火之上来回旋转数次然后将衣盖于病儿身上。仪式至此完毕，谓“还魂归身”。师公将祭品收走，以作酬资。

渡关 渡关有两种含义，即作为人生礼仪的渡关和驱鬼治病的渡关。后者又分为“收关煞”和“渡大关”两种形式。浙江宣平乡俗：小孩有病或身体不爽，必定是犯关煞。病轻者一般由其父母长辈为其“退煞”；若病重者，就要请师公为其收关煞。其仪式为：在堂中设香案，香案上置猪肉一刀，五色豆腐一盘，白米一碗，鸡蛋一双。师公择时辰开始念唱收煞经文，并用五色线捆扎竹筷一束，插于神案白米中，待经文念毕，拿到大门口烧之。再给患儿戴上由五色丝线串挂的铜钱三至五枚，并将小孩一手（男左、女右）扎以五色线。至此，收煞仪式完毕。

“渡大关”则历时较长，且场面隆重。这种仪式在夜晚举行，参加的师公少则三人，多则五至六人；另请“五响”（锣、鼓、钹等）一套，于正堂摆好八仙桌两张，中留一空档，其上架纸扎“鬼门关”一座。“鬼门关”形如旧时城门，上面绘有各路神明及百鬼图像。渡关仪式开始后，众师公龙角齐吹，主持者念经文，献香敬酒，烧化牒文，号令天兵神将、各路神兵前来破关。渡关时，由母亲或父亲领头带着病儿，跟随扮成开路先锋的师公，踏着龙角号声闯关而过。每到关前，开路师公便大声问道：“某某关门开否？”一立于关前手持铜锁的执锁“将军”高声答道：“某某关门重得开！”话音一落，角号齐鸣，鼓声、锣音大作。众人就在乐声中闯关而过。凡此，需过六六三十六关。最后举行“放船送鬼”的仪式。由师公两人将事先扎好的纸船抬出，点上明烛，绕屋而走数匝。此谓“花船收鬼”。待花船屋前屋后游遍后，将其送出。村旁有水口的，送至水口河中任其漂走；无水口的，则送至村头，点火焚之。此谓“送鬼上天”。

炼火 炼火，是流传在浙江武义山区的一种降魔驱鬼的仪式——就是由师公主持的一项巫医法事仪式。炼火，当地畲民又称“过火焰山”。当地乡俗认为，凡患有精神失常等神经系统毛病的人，都是患了“犯妖病”，即有鬼魂附身。患者百药不得治，需请师公为其做炼火的法事，降魔驱鬼，方得安康。主持炼火的师公，俗称“炼火神童”，是一种专门受过特殊训练的巫师。其赤脚盘旋于通红炭火之上的炼火神功，一般是父子相传，或按血统关系秘授。所以主持此项法事仪式也就是他们的专利了。

炼火时，在本家堂屋烧红几炉炭火。炼火神童沐浴敬香，向神明祈求保佑；一主事法师（一般由炼火神童父亲担任）挥舞令刀为其降神。起神时，炼火神童通体只穿一条裤衩，赤足跃身踏在燃烧的炭火上，手摇神铃，盘旋狂舞。与此同时，由几名身强力壮的后生，将病人的双足按住浸没在一盘清尿（新鲜的人尿）中，待炼火神童在炭火上舞完正反三圈的规定动作后，众人将病人引入火堆之中，由神童领之舞蹈，谓之“过火焰山”。当病人随着炼火神童狂奔之时，事先准备的铳手十余人，用十几杆土铳朝天齐发。铳声大作时，病人由神童背起夺门而逃，将其送入寺庙或亲友家，静心调养。待病人送走后，由众人将燃烧的炭火分别送往东西南北的大道两侧。至此，炼火仪式完毕。据当时看过炼火仪式的老人回忆，炼火时从未有烫伤事件发生。

请五通 旧时，畲族民间对“五通”甚是敬畏。如有人突发急病，或肚子痛或头痛，就认为是“五通”作祟，所以要“请五通鬼”。请五通之前，要通过问卜得悉是哪方五通作祟，然后在野外路口朝哪方设香案请五通。

请五通的仪式照例由法师主持。供品要鸡、肉、豆腐等“三牲”，还要糯米做的甜麻雷五碗，红蛋（用红纸裹蛋壳而成）一碗，红轿（用破旧菜篮裹红纸而成）一顶，彩旗五面，纸做龙伞一把。仪式之初，法师一般要先请主家的祖宗神或法师本人崇祀之神保佑；接下来才开始请五通。法师好言相请，请来五通大享“酒宴”。随后，法师恭敬地用“红轿”送其上路。这一过程中，须小心翼翼，不得冲撞冒犯。请毕，烧红轿、旗伞、纸钱等物，撤三牲供品，悄声而回。请五通时，不在家中设坛，否则五通送不出去。

据说五通所附的农家的家什物件，外人不可借、拿。如有钱物来往，主家必先禀告五通神，否则将会“误怪”取物者。

请山无常 “山无常”又称“山魁和尚”，畲民认为是与“五通鬼”一样厉害的鬼，一云“獠狂”，薛宗注《文选》言“恶戾之鬼名”。据说，被山无常所纠缠的病人，病情都凶险危急。旧时，神童若认为有“山无常”作祟，就要早“请”。山无常作祟都在野外。患者若是在野外劳动起病，就要到滋事之地去请。待天黑后，相帮人员要带三牲祭品如鸡、肉、麻糍之类偕同师公到滋事地点摆好，然后退开，不许说话。师公在祭祀前点上香，还要从此处出发，呈辐射形向前方点三路香，每路相隔几步点一支。香点好后，师公返回，用刀砍竹做一支哨子，吱吱地吹起来，是谓招呼山无常。若有回应，就是无常已来。师公好言相请，劝其赴食，不要为祟，然后取出患者穿的衣服一件，叫无常留下患者之魂，收入衣内裹好带回放到患者的床边。据说如此一“请”，患者就会好转。

请山无常时，相帮人员往往很害怕，回来时急急往前走，不敢落后，只好由师公断后。据说，请鬼时凡人若不怕就无效，出现这种情况时要择日重新请。

正落马 “正落马”的意思是把即将衰老摔倒的马扶正，这是一种比喻说法。实际上是畲族旧时诸神给六十岁以上的衰老病人做的一种法事。

正落马所请的神祀是陈十四夫人。畲族法师先在病人家中堂设坛，置香案，摆茶酒、三牲供品，并在灵台桌旁设一谷斗，斗中盛半斗谷，斗中置香案，插剪刀、尺，竖一面方镜，还用一油盏碟分七根灯芯草点上七束灯火，是谓“七星灯”。此斗也叫“七星斗”。法师请神之后，即让病人坐于正厅案前椅子上，在病人头上罩一破网，无网则拉五向纱线代替。法师手执剪刀，口中念念有词，将病者头上的网逐一按东南西北中各方剪下，再投到天井上的脸盆中烧毁。此脸盆里装有水，上架铁火钳，剪下的破网（或线）和着烧纸放在火钳上烧，使灰烬落入盆水中，不使它四外逸散。破网剪完，即表示冲破天罗地网，病人就能摆脱各方鬼贼罹罗之灾。这套程序完成后，法师即带着病人进入房间，并将“七星斗”

交给帮忙的人，由七人传递此斗，安置在病者床头几案上。传斗时，人们要用畲语反复齐唱“移星斗，斗移身，移星转斗保病人”。“七星斗”置房中，要点七天七夜香灯，然后撤去，病体就能慢慢康复。最后以送神告终。

正落马法事从晚上起要做到大半夜，病人体力消耗较大，所以凡患急性病或病重者不宜做。畲俗认为，“两脚离地者可正，四脚都离地者不可正”。可正不可正，要按病者年龄和出生日月对照经书查对。

丐食愿 畲族某家孩子多病多灾不易带养，若师公“点算”出是犯“丐食（乞丐）灾”，则要向神灵许下“丐食愿”。许了愿之后，家长要带着病孩四处乞讨，当一段时间乞丐，并将讨取的谷米换成粉干。一年之后，就拿这粉干去还“丐食愿”。还愿在夜晚进行，按师公所定方向，摆在远离住地的山岗路口。相帮人员要端去两张凳和一个竹团匾，将团匾置于凳上，再将已烧好的粉干用大甑装着置于团匾上，后面跟着许多孩童。点起香灯，由师公诸神还了愿后，粉干等祭物就要当场吃完。孩子们（不包括患病者）就是跟来吃粉干的。他们吃粉干不能用碗筷，而是就地折取柴枝当筷子，吃完后撤匾回家，不许嬉闹。据说，还了愿不仅病者能好，吃过粉干的孩子也能健康消灾，顺利成长。所以，家长都支持孩子去吃。

据说，孩子当一段时间乞丐，为的是去秽消灾，也有一种“赎身”的意义。^[4]

四、畲族医药民俗的特点

我国各民族大都有本民族的医药，如汉族的中医药、藏族的藏医药、蒙古族的蒙医药、维吾尔族的维医药、回族的回医药，等等。与上述其他民族相比，畲族的医药民俗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畲族医籍，主要是以中医典籍为主；二是畲医往往从中医典籍中学到一些治病的中草药，然后通过自身实践加以掌握运用；三是有的畲医是师从汉族医生学成的。如福建福安畲医四大家大都是由清代客居福安的汉族医生“南京婆”传授的。^[5]

畲族医药民俗的这一特点，与该民族村落、人口分布格局有关。历史上畲族曾有过频繁的迁徙经历。唐代，原来生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

地带的畬族先民开始迁入闽东。元末明初，一部分畬族又从闽东迁入浙南。到清代，畬族的迁徙更加频繁。不断的迁徙，造成畬族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畬族数十万人口，分散在我国东南、西南七省的山区。畬族村落一般较小，有的甚至畬汉杂居。这就为畬、汉两个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提供了条件。

与瑶族、苗族的医药民俗相似。畬、瑶、苗三个民族的医药民俗，在以下六个方面有共性：1. 存在医巫尚未彻底分离的现象；2. 主要靠土产草药治病；3. 多为单方，剂量大，服法简单；4. 医疗技术以外科、骨科见长；5. 使用诸如针灸按摩、拔火罐和刮痧之类的特殊疗法；6. 行医者多为祖传。

当然，畬、瑶、苗三个民族医药民俗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但其诸多的共同特点已经足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探讨三个民族医药民俗相似的原因，宜从族源入手。畬族与瑶族、苗族，同源共祖。最早，可追溯于远古的“荆蛮”，即当时生息与活动于古荆州的“蛮”人族群。汉代，畬与瑶、苗的先人，被称作“盘瓠蛮”。盘瓠蛮的得名，因盘瓠传说而来。盘瓠传说在畬、瑶、苗诸族特别是畬、瑶民间家喻户晓地流传，至今，三个民族都尊盘瓠为祖。同根生的盘瓠子孙虽然在唐宋以后逐渐分流，形成畬、瑶、苗单一民族，

但他们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医药民俗，却代代相传。即便有所变异，也依然是同中有异，同多于异。

畬族医药民俗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受道教影响很深。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包括医药民俗在内的民俗文化有重要影响。畬族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多神崇拜。在畬族民间信仰中，往往巫、道、释糅杂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总之，畬族在保留本民族一些古老的宗教信仰的同时，又接受了汉族宗教信仰的影响。具体地说，由汉族传入的有道教与佛教，对畬族影响最深的是道教。

道教与畬族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互为影响，甚至互相混合。最突出的事例为畬族的“度戒”。畬族男孩子到16周岁时要祭祖，要举行一种特殊的礼仪，叫做“醮名”、“度身”或“入录”。祭祖是获取族内身份与地位的一种手段。祭过祖的人，可得到一个“法名”，成为“法师”。可以说，度戒既是畬族的一种成年礼形式，又是道教吸收新成员的道教仪式。

由于道教的影响，畬族医药民俗，尤其是治疗“鬼病”的习俗，处处可见道教的痕迹。从“师公”、“法师”之类的名称，到他们做法事时穿的服饰、使用的道具，乃至咒语、符篆等，都与道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闽东民俗志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21.
- 〔2〕 阮元修. 广东通志 [Z]. 卷330. 清道光二年（1822）.
- 〔3〕 闽东畬族志（第五篇）[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4〕 浙江民俗大观（“民间信仰”部分）[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 〔5〕 吴永章. 畬族与瑶苗比较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73.

Statements and Analysis on Medical Folklore of She Nationality

QIU Guo-zhen¹ & LAI Shi-qiu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Ethnology, 2. Library, Wenzhou Normal College, Wenzhou, Zhejiang 325000)

[**Abstract**] Medical folklore is one of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folklore study. As on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medical folklore of She nationali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Fujian and Zhejiang, She nationality has a unique style of medical folklore.

[**Key words**] She nationality; medical folklore; statement and analysis

〔责任编辑 苏日娜〕